

部落民

小松

月兒彎彎照九洲，幾家歡喜幾家愁。

——古民謠——

第一篇

北滿的落日，從遼遠的地平線上，很快的便落下去了；祇有紅色的晚霞，在天邊照耀着。十三輛大車，早晨頂着三星，披着沉重的露水，從四站出發，走了一天；到江省還得在明天喫完了早飯以後。

大車的輪子，壓着乾土地，隆隆的山響。十三輛車聯成一條線，車夫搖動着長鞭，偶爾也發着爆竹似的響聲。馬蹄盪起來的黃土，在天氣沒有十分黑的時候，看着恍如輕烟，劉車把抱着鞭子，從腰帶上抽出那小烟袋，裝滿了一袋蛤蟆烟，小心的擦着火花一閃閃的火磷絨；車體一顛一簸的走着。

黃昏後，大地是一片黑色，祇有曾經沉落過太陽的那條地平線，是清白明淡一些。劉車把的旱烟袋，却閃閃的發光了。

「王八大爺，給講一段吧！」劉車把連頭也不回。坐在他身後魚筐上的，是董五東家的老長工；從二十一歲流落到四站來僱工，到現在已經是二十二年了。在這悠久的年月中，偶爾也被主人差遣到江省賣糧的，在他記憶中這是第二次。容貌很不凡小平頭，漿洗得沙楞沙楞的藍布衫，嘴裡抽着幾平和劉車把相同的蛤蟆烟。部落裡的人都稱他是王八大爺，據說最初叫他這個外號的還是一個年青的小媳婦呢！

後車的王二慶，正抱着鞭子打盹，一聽王八大爺要講一段，立刻把鞭子插在魚筐

上從車尾巴上爬過來。

劉車把抓落頭上的破毡帽坐在屁股底下，預備在聽王八大爺又講古了。

第二篇

夜，閃動着蛤蟆烟的星火。

去江省的大旱路上，響着一串沉重的鐵鈴聲。一個久遠的故事，爲這沉默的伴奏而展開了。

「吳三桂調清兵，那是誰都知道，還有李自成——李闖王，我常常講，這是大清國的事情，講古講古嗎？你聽聽真有意思，咱們這個部落裡的人，若是沒有吳三桂，說不定還都是大清國的百姓呢？我們也說不定能取一點功名。作一個功名人。唉，功名！」

王八大爺懷着歷史的感傷，吐着蛤蟆烟，沉落在古老的記憶裡。

「總是功名，功名的，一個大字不識……你還是講吳三桂吧？」劉軍把從追憶裡把他拽回來：

「吳三桂借清兵，趕跑了李自成，李闖王，不他媽怎麼說是沒有大命，作不了大官呢？那些富貴榮華，別說一個吳三桂，就是十個吳三桂，一輩子是夠喫足喝。天生的賤骨頭，他要造反，國家那能容他。再說那時候還有真龍天子。打了三天三宿，殺得天昏地暗。我說吳三桂不行，非打敗不可……。」

「你怎麼知道的呀！」

劉軍把正聚精會神的聽，王二突然插入了這一句，劉軍把知道王八大爺講的古又出了漏，於是訕笑的：

「你怎麼知道的呀？」

「那時候我舅爺爺是大清國的御林軍，我是聽他說的。」王八大爺古今講的玄妙，多在他用這種技巧填補。